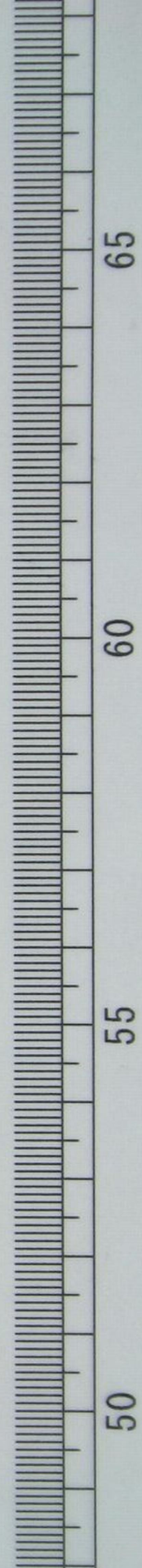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61



龍威秘書八集

西河經義存醇

第八冊

白鷺洲主客說詩

毛奇齡

續詩傳鳥名卷 三卷

龍威秘書八集八冊目

010190606975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笙詩四條



說淫詩 十二條
說雜詩 四條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高
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漢車

白鷺洲王客說詩

宣城施愚山以少叅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
白鷺洲會楚人楊恥庵名洪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
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仁縣令
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恥庵諸
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

白鷺洲王客說詩

聘至京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迨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誌勝事。陽榦客也。陰榦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恥庵之徒不一人而子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李漁村任邛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申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更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
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日淫雨過于節曰淫聲

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二十九淫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
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王義放棄之也
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
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
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旣已作韶樂以示法
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蠖蝻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嫫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此一方人比戶閨閣皆以獻門媚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蹇修姚姝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

鳴求其牝。牝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牝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僂。劣而以觀求牝之詩。實此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

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
臆其言

戊曰然則彼狡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
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
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
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淫
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
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

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
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
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
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麥秀歌
惘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
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
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之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
風多此體而逞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
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
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
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
當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
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
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淫

其耶

又曰且詩有關於史事不止詞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言衛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鸞之采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此一賦

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踰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卽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

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衛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
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衛詩也向使
木瓜淫詩則衛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而
爲之賓者特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況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
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若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
七子之志當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卽曰牀第之

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
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証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賔
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
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貺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
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面諛其不倫又若
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
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

累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盩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釋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為淫詩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謂賦不出國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已國之

淫詞以爲貺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慝受其淫貺而不之怪卽使宋朝逢嫪毒亦不必盡發其淫語而盡語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當設身處其地未有衛人賦衛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闕者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強坐曰如是如是是何耳目是何肺腑縱有可疑猶難實指況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

可廢矣。

又曰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干經典有關合者。一槩掃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闕然。卽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且歇絕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蓋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証者甚備。郭曆叛。呂軌遺湯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栢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栢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紫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爲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

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旣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伏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青青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儂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儂語

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衮衣留周公詞亦甚儂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邛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儂儂數言但聞閨語耳有能解其以生不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以木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賓喜而爲詩曰曉粧初罷

眼初睜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
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
蓋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
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
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髮
髯想像便鑿然定爲何詩其爲冤抑者不旣多乎

又曰況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僂薄且亦漢唐以
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造肆凌
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寧中徵虞

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
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白鹿洞賦
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僂薄此時不僂薄耶
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青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
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
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
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
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

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侯臣者其於鄭忽出奔傳有曰忽以國民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父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蔣分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說詩自六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

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亡倚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愿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則過偏強矣按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鄭曼嬭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姑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

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之，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之，忽又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強援而致于去國。雖兩辭齊，昏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淫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

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又甚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尚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荆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褰裳而不爲怨，宣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

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宜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憫然不一省真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當以陋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証也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也何也州吁時未成漕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淫詩以詩辨之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陞升其尊人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

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
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
節間有異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之意吾以為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
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
用其書以取上勅為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
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
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千百載後橫執已
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皆以為淫詩

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
士憂時憫俗之為一旦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
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衛曰憂而不困
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
詞理自合名之為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
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
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一乎寓今
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為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
當為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有圖貌者

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頌而哲其異邦人則曰短而繁
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偃僂而厲執塗之人而
聽之子三者奚信必將曰頌哲者是短繁者非偃僂
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摩者愈遠也
今以宋人之揣摩奪漢唐之傳聞而并欲掩卜氏之
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已上說
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
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
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

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
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
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為三百五篇
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
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
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
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為詩篇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
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

有詩中無南咳字而可名南咳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卽曰南咳華黍是賦咳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旣稱釋詩自當識詩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爲題漢唐之詩以題爲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全元曲例可虛立一題以候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咳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

有詞者爲歌無詞者爲樂爲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謂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并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有詩者爲歌無詩者爲樂爲奏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爲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爲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自詡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

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皆以歌爲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号而不名歌歌卽有器夫歌且不徒況可徒器蓋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奏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鐘一類管鼓一類然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虞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

間是也是以周禮註笙與鐘應鐘編鐘也籥與鼓應鼓土鼓也籥師歌幽詩則吹籥而擊土鼓以應之燕樂歌二南則吹笙而扣編鐘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主徒器者且歛有七門埴籥籥箎笙笛管是也埴箎但輔聲而不主聲笛則隸于籥籥矣其以器主聲而見于經者惟籥籥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如見舞韶籥籥韶九成則以籥主韶謂之籥詩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箭南籥者則以籥主象以籥主二南謂之籥詩籥詩以雅以南

以箛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箛皆謂之箛詩燕樂歌二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象象箛簫與管通箛笙二南笙又與箛通箛簫笙管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彭彭如是今日無詩則亦不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真夢之夢者也

右說
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說詩則往有可疑者如斯龜莎雞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會驗之並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此四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難解人自不讀書耳予向聽寫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即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戶者今墜戶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為

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証如此人苟善讀書何在非經學耶

戊曰朱傳于名物詞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耳乙曰不然以詞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然此詞義也但舊註鄂不萼跗也鄂與萼同不與跗

同言花萼之跗韡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庾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為跗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于唐棣之華下突出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華盧東元曰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也嗟哉又曰以名類耶雅詩畏此罪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罪與罟皆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臯字說文臯犯法也秦始以臯近皇字改臯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

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形色多襲舊註如關關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獨鶴鳴于九臯正義引陸璣疏謂頂頰翼青身白而朱氏習見世所畜鶴鍛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奮筆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卽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典稽疑有云遇九臯之介鳥偉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卽已上說雜詩

西河合集

續詩傳鳥名卷目

卷一

國風

卷二

國風

小雅

大雅

卷三

小雅

大雅

三頌

西河合集

蕭山三奇齡字老晴稿

又名姓稿
達九游校
詩稿

續詩傳鳥名卷一

莫春園晴川
張文嵐風林輯

弱冠從伯氏論詩作毛詩續傳成值順治五年

王師下西陵亂兵掠書倉作紙甲衣去傳失其半越

六年而怨家發墨篋則盡櫟之出走所記祇得國風

省篇毛詩寫官記詩札三種餘沉沉矣康熙乙酉相

距六十年子東歸草堂隣人吳氏曾錄予傳末鳥名

續詩傳鳥名卷

二

卷一
卷而其人已死有子儒者也懷殘卷返子而紙漉編
絕文亦脫落無所用會錢唐姚彥暉攜所著詩識名
解請予為序其書甚審博讀而有感予乃踵前事藉
及門之近居者莫子晴川張子風林各為子捉筆取
殘卷而重理之并列朱註于行間且辨且正名之曰
續詩傳鳥名卷夫少續詩傳暨老而僅續夫傳末之
鳥名以為卷雖鳥名難知然益以見夫少當學詩恐
遲暮而反不足焉

二南

關關雎鳩

集註 關關雎鳩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竝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

論語小子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朱氏
解大學格物又謂當窮致物理則凡經中名物何一
可忽況顯作詩註豈有開卷一物而依倫鶻突越數
千百年究不能指定為何物者此雎鳩是鶯鳥毛傳
所謂摯而有別者摯即鶯也謂摯擊之鳥也但鶯鳥

續詩傳鳥名卷

二

不一而此鳥名鵙爾雅雉鳩王雉而郭璞註云雕類
今江東呼之為鵙好在江渚邊食魚徐鉉又云鵙性
好峙每特立不移謂之鵙立又云交則雙翔別則立
而異處傳所云鵙鳥不雙者是詩稱在河洲以好立
水邊而又稱好述則以其善匹配不狎處也此則江
東人皆見之且皆能言之者至又名鵙則即鵙而異
其名說文白鵙王雉也顧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鵙
揚鳥以鷹揚為義即是鵙鳥而陸璣疏云雉鳩如鵙
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鵙揚雄許慎皆謂似鵙

而尾白故名白鵙則是南人稱鵙北人稱鵙總是一
物爾雅既出王雉又出白鵙徒以兩名故兩見猶之
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

乃不學之徒少見多怪謂淑女好述必不當以擊擊
之鳥相為比擬因之作風土記者謂雉鳩是蒼鵙考
蒼鵙即玉篇鵙莊子所云尺鵙者然是鵙屬內則
以鵙為醢爵鵙為羞實鵙雀之類非鳩類也

錢氏詩話謂王雉即子鵙今之杜鵑引杜詩生子百
鳥巢口鳥不敢喚語謂杜鵑至尊奉之如玉故名王

雖此臆解之最可笑者乃又附會鷺鳥謂杜鵑以春
暮始鳴至仲秋鳩化為鷹之時乃能搏擊他鳥所謂
鷺也殊不知鳩類不一王制之鳩化為鷹月令之鷹
化為鳩皆是鳩鳩亦謂之布穀與雉鳩何與夫鷺之
名雖鳩與鷹之名鷓鴣皆是鷺鳥而被以鳩名並非
化為鳩而始名鳩且雉鳩亦不化鷹也若杜鵑則更
無化鷹事也

乃鄭樵通志則曰雉是鷺類多在水邊從來無鷺類
而稱為鳩者且又云尾邊有一點白以陰附合于白

鷹尾白之說試問此類鷺而尾白者今何名也至羅
願作爾雅翼更引思立賦雉鳩相和歸田賦交頸頡
頡以為不摯不特立之辨此無論詞賦鋪張不尚檢
覈且安見摯而有別者不仍相和頡頡也關關應和
聲則其相和猶在也

若集註云狀類鷺鷺此襲鄭樵鷺類語然究不知何
物云詢之淮人有之則予嘗客淮淮人從無能舉似
之者且其言亦難通既云有偶云竝遊而又云不見
其乘居匹處是自矛盾也且鷺鷺之類則未有不見

其乘居匹處者也

人不讀他書仍當讀經且讀經有法如此經不識唯鳩當急覓一經之有唯鳩者証之春秋傳昭十七年列子來朝叔孫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列子舉五鳩之紀五官者有曰唯鳩氏司馬也夫唯鳩何以紀司馬杜預註曰唯鳩王雉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乃旋考周禮則夏官司馬之職設儀辨位且專建司士一官使之正朝列之位辨貴賤之等一如唯鳩之特立不移步位儼然將所謂摯而有別者在周

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則即以之正匹配其義同也據此則唯鳩是鷓鴣是鷓鴣周秦以來無異詞矣名物雖難識然有為毛詩周禮春秋傳三經所指定者而猶俚俚無所適讀書之未易如此

葛黃鳥于飛

黃鳥鷓也

黃鳥黃鷓也原作鷓黃以鳥本黃色而間以黑色為緣飾因兩舉其色而統名之曰鷓黃舊註所云鷓黃以色名是也乃作字書者每遇鳥部必加以鳥文因

之有鴛黃鴛黃諸名而古字通見說文遂通作離黃
文選東京賦又通作麗黃乃麗又加鳥則直作鸕字
顧野王玉篇始出鸕字註鸕黃而俗亦呼之曰黃鸕
則是鸕者其色黃鸕兼兩色安得單以鸕字稱之且
字書無兩文故出一字黃鸕非一字鳥也集註非也

召南

鸕維鸕有巢惟鳩居之

鸕鳩皆鳥名鸕善為巢其巢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鸕之成巢者

此以鳩之居鸕巢比夫人之處君室以他國之子而

坐享此國之成業實有類于鳩之占鸕巢者詩人六
義原是如此竝不必以居巢非占巢作忌諱也乃不
學之徒過作嫌疑謂占巢不得比百兩之御但曰居
之已爾夫鳩鸕殊族鳩何以得居鸕巢則人皆相視
而不能應然且巧為說者謂鸕生子既成旋即徙去
而鳩來居之夫杜撰解經何所不得誣鸕徙去鸕不
能辨寃也然經既不明物又不格亦何為矣
此鸕是鴛鸕亦作乾鸕說文玉篇皆作誰即俗所謂
喜鸕者鄭氏謂鸕之為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月令

十二月鵲始巢記始事也此或未然然尚書鳥獸萃尾皆在春則春必巢成耳

若居巢之鳩則鳴鳩也塚倉稱鳩郭璞謂今之布穀江東呼為獲穀陸璣又謂之擊穀其形似山鵲而短尾首戴冠如勝故方言又謂之戴勝實則春秋鸛鵲月令鳩鵲王制鳩化鷹月令鷹化鳩曹風鳴鳩在桑月令戴勝降桑皆此物則亦一名鳥矣但其性頗拙巢而不巢多在敗墻枯樹間穿穴稠處間或占鵲巢生子生訖移去不惟不能巢兼亦不好巢有故春

秋以鸛鵲來巢為昭公出亡之妖謂巢其常巢則其變也說文鳥出木上為巢在穴曰窠

乃鳩之占巢則實有其事者鄉壠灌木當二三月間鳩將生子或率羣鳩爭鵲巢鵲亦多禦各飛搶誓受呼噪震林落及既散而鳩居寂然凡有目者皆得見之此正詩人之博于覽聽處而反以猜嫌而置之不問然則鳩何以居鵲巢能解之乎

行誰謂雀無角

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文角

續詩傳鳥名卷

雀說文謂依人小鳥故从小住即麻雀也然又稱爵以爵雀通字禮雀弁稱爵弁雀韋稱爵韋是也魚者鳥喙之銳出者也雀有喙而不銳出故曰無角與鼠之無牡齒同

邶風

燕燕于飛

燕亂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

燕一名而有兩鳥一是今燕子說文作玄鳥玉篇作乙爾雅作鳧埤雅謂是鷓鴣莊子所謂鳥莫智于鷓

鷓者雖復有漢燕越燕胡燕之分然故燕也若其一是白脰鳥小爾雅所云燕鳥者不知爾雅何故竟稱作燕而顧野王作玉篇亦因之曰燕乙也又白脰鳥也然遍考他書自六經諸子史籍凡有記述並無有稱燕作白脰鳥者則安有此矣

乃燕祇一字其曰燕燕者兩燕也何兩燕一于歸者一送者送者妻氏于歸者仲嬀氏也所謂頡頏也此詩之本文也若謂重言之則魚魚雅雅或以魚雅寫他物則借此物重言之未有稱本物而可重稱者漢

童謠云燕燕尾涎涎謂兩燕也。趙后傳所云帝見飛燕而召之復召女弟正兩燕也。若爾雅之名燕燕則就詩文而承釋之謂詩文之稱燕燕者是此物也。亦兩燕也非一燕而重言之也。

凱 睨 睨 黃 鳥

睨 睨 清和 圓轉之意

黃鳥見前但其鳥以色名又以目名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凡窺伺人者多名鶯窺故詩人以睨睨稱之。睨睨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謂視之滑露者也。若好音

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另出一句如云此好視之鳥又能好音故曰載好與此句無涉乃解睨睨作黃鳥聲且以清和圓轉釋之此是何據按黃鳥郭註作黃離留陸璣作黃栗留當甚熟時每來伺桑間故里語有云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否謂其善看視也且黃鳥本名黃鶯集韻廣韻俱作黃鶯以兩目出鳥上為名正所謂睨睨出目者其又作鶯以易傳離為目日本離火而尚書洪範伏傳則又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謂火之外光如日之視物故鶯首之戴兩火即鶯

首之戴兩目其字從二目一八二目者離二之此同
合尚書周易毛詩解一物者乃以目部字而解作音
聲且使南宋以後凡作字書者皆以與曉鳥聲註目
部間不惟六經亡世間尚復有識字者乎

雉于飛

雉野雉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

雉名不一左傳以五雉為五官正而不著其名惟爾
雅說文則皆有十四雉名分列頗悉然鶴雉鶉雉似
乎復出而鷄鳩寇雉則反有出其外者要之詩所言

雉則第舉山雉之可見者其自雉雉以雉則翟翟紛然華而可觀而雌竝無有一如家雞之疏弊少文采者故以雄雉比德行君子非無說也

有鷺雉鳴 雉鳴求其牡

鷺雉雄雉聲飛曰雉雄走曰牡

雉見前雄鳴曰雉雌鳴曰鷺此舊註如是然亦本詩
句朝雉求雌有鷺求牡非有他也若以牡牡雌雄分
飛走則不然詩有雄狐尚書泰誓篇曰牡雞之晨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

續詩傳鳥名卷

卷一
鴈鳥名似鴉畏寒秋南春北二婚禮納採用鴈
親迎以昏而仙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
采請期迨冰
未泮之時

鴈名鳴鵠又名鶴鳴每隨日南北以為往來之候月
令所云仲秋鴈來孟春鴈去者禹貢謂之陽鳥揚子
法言又謂之朱鳥徐氏日記云燕歸從陰稱玄鳥鴈
來從陽稱朱鳥朱者陽色玄者陰色也則是鴈之為
性其為忻陽則有之未聞惡寒也世有惡寒鳥別名
鴉鳴此非是也

且其云婚禮納採用雁亦非也婚禮有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五禮公羊所云婚禮成于五者皆是用
鴈故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鴈未聞納採用鴈也
若又云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故鳴鴈在旦則
大不然詩所謂鳴鴈在旦者非用鴈之鴈也鴈集洲
渚以一鴈鳴更迨始旦而羣鳴以興謂之嚶嚶此以
鴈鳴之迨旦興起歸妻之迨冰泮原非指所用之雁
乃卽以用鴈論則親迎者必奠雁郊特牲所云執贄
以相見正指婿親迎之鴈捧以為贄鄭註執贄者卽
贄所奠鴈是也是親迎在昏昏亦用鴈而乃以鳴旦

之故謂納采在旦故必旦而始用鴈此可謂知禮者

且亦知婚禮用鴈之何說乎古納徵用幣祇純帛五兩竝無以雁作納徵之物祇因五禮往復必用士人為主賓而主賓相見必先以贄禮大夫贄鴈士贄雉雉贄必死婚禮忌死物不用又且古人重婚惟婚有攝盛之例凡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婚所贄直得用大夫之鴈此原屬假借者乃鴈以時至苟非其時則或以鶩鶺鴒鵝鸕之類代之李涪刊誤所云或

代以他物者而宋人無賴且刻木鴈以行事故古凡假借之物以偽亂真者皆名曰鴈如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真而陸機為文猶尚有人莫分于真鴈句相傳宋華願兒稱廢帝為贗天子宋書始出贗字則是婚禮用鴈原已足鴈乃以洲渚鳴鴈而強指之為捧贄之物是鴈之又鴈也

然且說詩說禮無一不誤向見朱氏家禮誤讀禮記以三月廟見作三日廟見以不廟見不成婦作不成

婦不廟見因之以子婦為夫婦以生舅姑為死舅姑
 不祖而配不告廟而苟合至今七百年間貽患不已
詳見婚禮辨正今詩文本明白而又誤解之詩所云迨冰未
 泮承上歸妻句謂歸妻之期應及冰未判之時非謂
 歸妻須冰判納采請期當迨冰未泮也古無有以納
 采請期立定候者古無此禮詩亦無此文也且冰泮
 二字是禮文典要字未可以憑臆杜撰彼此亂屬者
 禮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謂入冬娶妻入春而畢
 故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而殺家語霜降而逆女嫁

不類而亦有隼音非謂鶉即是隼也此但註祝鳩而
 連出隼字轉見鶉字竝不謂隼鶉祝鳩合作一物而
 唐孫強補顧氏玉篇于鶉隼二字下皆註曰祝鳩而
 宋時作廣韻者且謂祝鳩與隼同是鶉鳥此本後來
 字書之誤而或舉以答說文且謂杜氏鶉鳩總由說
 文佳一二字而誤併隼字則展轉寃誣矣若朱註自
 鶉鳩又一本作鶉鳩則在祝鳩鶉鳩十數名外竝無
 此二名此必有誤者至于鶉之非離并非隼見後匪
 鶉匪鶉詩

常春令在原

春令鷓渠水鳥也

春令即鷓鴣爾雅玉篇諸書亦作鷓鴣禽經曰鷓鴣
友悌此以舊註春令凡共母者飛鳴不相離又且飛
則鳴行則搖有似兄弟急難故也但竝非水鳥陸璣
謂鷓鴣大如鷓鴣雀背青赤色腹下白頭下有黑如連
錢廣韻亦云頸下有錢文名為錢母然往往子原隰
中見之而水際則絕無有不知毛傳爾雅郭註何以
典指之為鷓渠水鳥亦不可解若函史直以為鷓則

從水鳥之誤而又誤者詩明云在原何不就詩木文
求之

南有翩翩者鷓

鷓見前

采芣彼飛隼

隼者鷓屬急疾之鳥也

隼鷓鳥也即鷹之小者陸佃云鷹搏噬不能無矢獨
隼為有隼每發必中故隼字從隼齊人謂之擊征或
謂之題肩餘見翩翩者鷓詩

續詩傳鳥名卷

雁鴻雁于飛

大曰鴻小曰雁

鴻雁見前皆水鳥雖同族而自為一類說文大曰灑
小曰雁謂鴻類較雁大雁類較鴻小耳特是經傳所
稱每連出二字如月令鴻以八月至稱鴻雁雁以九
月至亦稱鴻雁類有時以鴻稱鴻雁雁仍稱雁如淮
南子仲秋來者是鴻稱鴻雁季秋來者是雁則稱候
雁類

水鳥彼飛隼

鴻鴈本一族故大曰鴻小曰鴈舊皆以此為鴻鴈之
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曰鴻羽毛純白似鶴而大
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
鴻徐氏日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鴈然
鴻不是鴈蓋鴻鴈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不是鴈
則大鴈之必非鴻更可驗也

鄘風

鶉鴉之奔奔鵲之疆疆

鶉鴉屬奔奔疆疆居有
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續詩傳鳥名卷

鷓鴣屬非鷓屬詩但與鷓連言之耳其鳥銳首無尾
青褐有斑色顧性好鬪遇他鷓有不狎者輒憤奮而
前故詩人以奔奔目之奔與賁通言憤奮也乃解者
以刺淫之故謂淫必亂匹亂匹則行不相隨因之以
奔奔疆疆強解作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按鷓本
無居不巢不穴每隨所過但偃伏草間一如上古之
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堯鷓居莊子亦曰聖人鷓居
是居且不足安問居匹若行則鷓每夜飛飛亦不一
以窺伏無定之禽而誣以行隨非其實矣且詩言刺

淫但當舉一反乎淫者以刺之奔奔與淫比正相反
也且六經措詞自有經解未可援儒說以妄斷者表
記曾引此詩矣子曰君行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鷓之
疆疆鷓之奔奔謂上下行逆有如奔疆之穴不用命
者未聞曰居常匹行相隨也且其以居匹行隨為奔
奔者謂兩鷓也即夫婦鷓也乃有不夫不婦祇一鷓
而猶奔奔者春秋僖五年晉獻公滅虢在鷓火晨見
之際而童謠曰鷓之奔奔夫此鷓為南方之辰一鷓
也一鷓有何匹有何相隨而亦曰奔奔此可悟矣

鵲見前第此名乾鵲世每以乾燥解之謂鵲性惡濕故名然顧氏舊註原有乾本處音作乾健之解謂此是健鵲而宋王安石力持其說故其說反廢今以疆疆較之則疆者強也即健也疆與疆相通字也鵲以橋檢為性而詩以強梁目之則健鵲非過矣或曰鵲之名乾以知天時言易緯鵲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小寒又五日始巢巢則戶必皆太歲而向太乙皆隨天時為驗者此亦一說要之以疆疆為居匹行隨則不可疆疆猶奔奔縱不必如表記作行逆解然必

非柔順之義柳子厚憎王孫曰德躁以鷺喙喙疆疆言雖羣不相善也古諺亦曰鵲行姜姜性行勿良

衛風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鳩鵲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鳩食桑葚多則致醉

此鳩鳩非鵲鳩也鵲鳩為鳴鳩月令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分為二物今鳴鳩即鳩布穀亦即戴勝則正是降桑非拂羽者故曹風在桑月令降桑與此食桑甚皆此鳩鳩正俗所謂桑鳩者于此尚可混則無

勿混矣若云似山鵲青黑短尾多聲皆襲舊註然亦是鳴鳩鶻鳩不如是耳

王風

兔雉羅于羅

雉見前

鄭風

女曰雞鳴

雞知時鳥也徐鉉謂雞能稽時故雞與稽同音然自夜至晝分時不一而所重在晨故又名晨雞味且者

晨之尚未明者也春秋運斗樞謂玉衡星精散而為

雞說者謂與太陽之氣相感召故曰初出地而雞為

之鳴乃自陽谷至扶桑日凡三次則雞凡三鳴在昧

且前

弋鳧與雁

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鳧水鳥一名沉鳧鳧者浮也嘗浮水面第見人則沒

入水中故曰沉與鴈鶩鶩皆蹠善浮沉之鳥顧

大于鶩而小于鴈鶩每稱鳧鴈則見鴈而逆弋鳥

與鴈是也。稱鳧鷖則弟鷖而順鳧鷖在涇是也。俗呼鴈野鵝鳧野鵝。

鴈見前

風雞鳴喈喈雞鳴膠膠雞鳴不已

雞見前。雞鳴不已非鳴之不已言不已其鳴也。鳴如故也。說者謂此比君子無變節風雨如此雖向晨如晦而雞鳴不輟君子有常所由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袁粲傳粲峻于儀範廢帝裸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齊風

雞既鳴矣

雞見前。此咏賢如之告且者據舊禮在朝原有告時之官如周官宮正比擊椽挈壺氏定刻漏而雞人一官則專主告時如所云夜嘒且以詔百官者似不必后夫人親為告且故前時說夜如何其詩謂世衰禮廢因有自相問夜之事其說固善特古禮闕失節周禮多不可據問揣禮文似雞人供職皆于大喪大祭及賓客軍旅之事行之故曰大祭祀嘒且而不及常

日意者宮禁幽深或亦廬士所不及與若書傳謂夫
人御君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則
竝鮮證據然且舍雞人而別責之太史少師此皆不
可解者至兩漢以後則專設雞人一官蘇氏志林謂
漢官儀宮中不畜雞舊謂但取善作雞鳴者以代之
謂之雞人唐詩絳幘雞人言首戴絳幘如雞冠也然
或不作雞聲間有代之以歌者如晉太康地志云後
漢固始公安細陽銅陽四縣衛士習雞鳴曲于闕下
歌之即明制升殿有雞人于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

猶是遺意惜其禮久廢每欲究其事而未得焉

唐風

鴝 蕭蕭鴝羽集于苞栩

鴝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鴝水鳥鴈屬陸佃曰以毛有虎文故又曰鴻豹易林
文山鴻豹即此物第水鳥原不棲木孔穎達又曰鴝
性不樹止今乃集苞栩是為失所王事于役君子所
由呼蒼天也六書本義鴝字單作𪗇謂象鳥立于樹
槎上此故杜撰以翻鴝人不樹止之說者許氏說文

顧氏玉篇諸書皆別出字鳥不是字且竝無鳥立木上之訓

續詩傳鳥名卷二

莫春園集川全册
張文蕙風林

秦風

驪交交黃鳥

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黃鳥見前但此交交正黃鳥之以聲見者徒以交字無口傍而註作往來按集韻交通作膠鳥聲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稽康詩咬咬黃鳥則直用此句
晨風
風駢彼晨風鬱彼北林

駢疾飛貌晨風鷓也

晨風亦作鷗風是鷗名以其搖翅疾飛如朝風之發故名晨風就彼者鳥飛疾也鬱彼北林者謂鳥飛然適當彼北林之鬱然也此在爾雅說文玉篇後無異解者惟六書故云晨風即朝風非鷗也李陵別蘇武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豈亦鷗耶徐氏日記辨之曰此正鷗也鳥以發為舉魚以舉為發舉與發字義竝同此鷗發即是鷗舉若曰願因鷗舉時託賤軀以送子耳若是朝風則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朝風無翼矣若曹丕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

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大明指為鳥何朝風乎

陳風

願其鷗羽 值其鷗翮

值植也鷗春鉏今鷗鷗好而潔白頭上有白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鷗水鳥亦名白鷗通體潔白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為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其又名春鉏者陸佃曰鷗好涉淺水以項作低仰而行如春如鉏故以云非有他也

鷗羽即鷗翮以其羽為翮耳舊謂羽為舞者之翳翮

為舞者之導則不然爾雅謂之翬翬謂之翬李巡
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異名者以羽舞所
用原有兩羽其名翟者是雉羽但執之以舞而名翬
者是鷺羽則以之為翬而執之以指麾于舞者之列
使舞者或坐或伏皆低仰有節一如周禮行匱時鄉
師執翬指麾使匠氏挽匱者得正其行列進退故謂
之翬翬者導也即翬也是猶是鷺羽而在未舞時可
以自蔽及既舞而起而導之翬與翬又何異焉
蓋翬用鷺羽雖以羽白易觀見然亦以鷺行立有序

故止朝位者名鷩立亦名鷩其又且指麾高下有似
乎鷩行之作低仰者故鄉師所用翬未知何羽然白
羽與喪導正合定不出此若蔡邕獨斷謂乘輿以旄
牛尾為翬此是漢制所云黃屋左纛者豈可為據
邶風簡兮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
執翬此導舞者所執各不同

門有鴉萃止

鴉鴉惡聲之鳥也

鴉即鴉鴉舊作梟又作山鴉即土梟俱非其鳥狀如

母雞猶首而鳧趾一名鷓鴣鷓鴣聲轉其又名鷓鴣
則又以聲似休留稱之但一名禍鳥每至人家多不
祥周官若族氏呼為妖鳥專設一官覆其巢殺其肉
為炙一如漢制之絕臯鳥者故曰禍鳥可為炙莊子
見彈而思鴟炙惟胖不可食內則所云鷓鴣胖者凡
食炙必舍胖而食其餘漢時供御膳各隨其時獨鴟
炙冬夏常施欲絕其類也詩序以墓門為刺陳佗不
良故以鴟比之若舊傳以為即是鷓則賈誼傳明云
有鷓似鴟至賈生舍言似鴟則鷓豈鷓乎

天問何繁鳥萃棘而婦子肆情註繁鳥鴟鳥也顧野
玉玉篇及集韻廣韻皆以鴟鳥為鷓鴣別名其云萃
棘即用此詩句

曹風

人維鷓在梁

鷓洿澤水鳥俗
所謂洿河也

鷓即鷓鴣水鳥別名洿澤又呼為洿河見郭註但其
名洿河似鷓洿河一聲轉耳若洿澤則又以洿澤
取魚為義陸璣曰鷓形如鷓而大喙長尺餘口中正

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有魚共杼水滿其胡而
棄之水竭魚出乃食魚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鵠
鵠或云以其能竭澤也鵠本水鳥且善捕魚而在
梁又且不濡其翼與其味似刺賢人不用與下文季
女斯飢同意而說者皆以維鵠喻小人在位頗似費
解然從來如此如楚詞九思鵠集兮帷幄類
張風林曰淮南子齊俗訓曰鵠鵠飲水數斗而不
足雖指能竭澤言然亦寓貪得意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鵠鳩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
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鳩見前此名鳴鳩即禽經拙鳩召南所云居鵠巢者
原有戴勝鵠布穀諸名然總名鵠鵠春秋傳以鳴
鳩氏為司空正以鳩鵠無定居或穴或巢有似乎司
空之平民居不一其地者其曰在桑非巢于桑以春
月甚熟值生子之候多集于桑賦詩所云無食桑甚
月令所云戴勝降于桑與此在桑正合故楊雄謂鵠
鳩即戴勝而孔穎達非之此孔氏誤也
若其云子七則祇以一與七韻原非限數鳩子不限

七也乃毛傳又增其說云鳩之養子朝從上下暮異下上平均如一夫詩竝不云養子徒揣下文有十養句謂養子平一可與其儀之一相比較耳實則七一異數數以異相較鳩子有七而君子之儀則一相形咏嘆不必相等下章鳩子在棘未嘗曰君子之儀亦在棘也且鳩鵲生子世嘗取養之兒童習見竝無安排上下朝暮異飼之事徐仲山日記云說詩使可安鳴鳩穴居且不定間占鵲巢居之乃曰養子有上下朝下飼而暮上飼使穴居即穴無有七重上隔可容

疊居者巢居即世亦安得有步階之木分七橫枝如拾級而使子住之

豳風

七月有鳴倉庚

倉庚黃鳥也

黃鳥見前但此鳥有十餘名而總以其色稱如鷩黃黃鸝皆以一黃一黑為名惟此倉庚不可解舊註倉為穀藏倉黃者穀熟之色則倉本黃色而又與蒼通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倉頭軍蕭望之傳倉頭盧兒

皆以蒼爲倉而蒼卽是黃則鷲黃也庚者更時之鳥也若其又作商庚商倉音訛亦作鶴鷲此正以鳥部字增鳥傍者說見前

七月鳴鷲

鷲伯勞也

鷲爾雅作伯勞說文作博勞春秋傳作伯趙其又名鷲以其聲鷲鷲然也然又作鷲鷲以鷲鷲通字也特鷲以鳴顯曰鳴鷲則其鳴有時而此云七月與月令仲夏鷲始鳴不合因之有謂周正七月卽夏正五月

者然而詩文多用夏正豳風亦然不無此一物獨改周正鄭玄謂豳地晚寒故物候較晚則豳在雍岐之北早寒有之焉得晚寒于是王肅直斷曰七月是五月之誤殊不知鷲鳴之時諸書顯然春秋傳以伯趙氏爲司至之鳥謂其夏至鳴冬至止故名司至則夏至猶是仲夏亦正是五月故易通卦驗云博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而樊光爾雅註亦云伯趙司空以夏至來冬至去是以大戴禮五月鷲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鷲始鳴則鷲鳴始

于五月而終于十一月此先後一詞者其云七月非謂至是始鳴特以七月之鳴起下文八月之續謂鴉是陰鳥鳴則陰生所當戒陰寒而與女工故特以七月為戒寒之候蔡邕所云鴉應時而鳴是為陰候楚詞恐鴉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是也但此鳥罕見世多妄指即顏師古註漢書猶以鴉訛鳩目為子規況其他紛紛總不可憑而近作字書者乃引通雅邪說謂即姑惡苦吻鳥且謂蘇軾稱姑惡水鳥為非侃侃然辨之夫蘇軾原非博雅即鶴且不識賦

稱玄裳何況他鳥但姑惡實非鴉曹植惡鳥論明云鴉鳴鴉孔氏疏亦然故云鴉以鳴為名鴉與苦苦猶大不類若姑惡則相去遠矣況張華註禽經謂伯勞似鵠鵠祇鵠喙黃伯勞喙黑今姑惡項有細毛羽不純黑不類鵠鵠又且古詞以伯勞與燕相較有云東飛伯勞西飛燕謂燕以仲春來仲秋去而鴉以仲夏來仲冬去來去相背故曰東西飛今姑惡實水鳥長見水裔于冬春未嘗去也即姑惡之鳴亦多在夏不過以芒種水田喜于鳴游實則姑惡在水裔

亦偶有冬春時一發聲者安得以鳴鴉混之

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鴉鴉鴉鴉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鴉鴉見前一名怪鴉晝常伏處至夜每出攫他鳥子以為食莊子所謂晝則瞑目夜能撮蚤察毫末者以其警敏故楚詞稱驚鳥是也此詩係周公所作見尚書金縢篇其云取子云毀室必于物理無少忤者爾雅以鴉鴉為鷦鷯而郭璞陸璣輩爭以鷦鷯小鳥當之其可通乎

尚書書居東幽風東征尚千古聚訟祇鴉鴉一鳥一以為鷦鷯鳥則比祿父及殷頑一以為鷦鷯則周自比亦復聚訟不輟夫以殷小腆叛大邑周在尚書大誥已明言之今自比小鳥已是難通况解經須讀經鴉鴉之名見于金縢金縢曰周公居專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據舊傳是時祿父已受誅所謂罪人者指祿父也因而貽之以鴉鴉之詩則此鴉鴉者正承罪人祿父言謂罪人雖得而其所為可慮者尚未已也乃于是更請讀詩曰鴉

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釋其詞則謂彼祿父者
既誘我二叔而殺之矣得無再毀我室耶夫育子已
可閔况毀室耶此正告之以殷頑當遷淮夷商奄當
預防也則是取子者鴉鴉也恐其毀室者亦鴉鴉也
呼名相告詩文儼然乃以之自比則自呼其名而忽
接之曰取子曰毀室將所謂取者誰取之而所謂毀
者又誰毀之况讀詩須讀全詩鴉鴉之詩周公貽王
所作也謂殷頑可患也周頌小毖之詩則王已悔悟
而作之以自毖者謂祿父固可懲殷頑更當毖也所

謂懲而毖後患也惟然則公以鴉鴉為警而王又即
以鴉鴉之謂大固當慮小亦不可忽兩詩前後比
興俱得向使周公以鴉鴉自比貽之成王而成王之
因此而悔悟者乃翻以鴉鴉之自比者推而比之祿
父殷頑天下亦何物不可取譬而一君一臣必取此
小物之儗非其倫者既以自指又復指他既曰可閔
又曰可懲復可患于彼于此展轉眩亂天下安有此
經文矣

張風林曰自爾雅有鴉鴉鸛鴒之文而註之者曰

鷓鴣即鷓鴣也。因之詩傳詩疏亦儼以鷓鴣為小鳥。文選張士烈為諸孫置守家人表曰鷓鴣恤功愛子及室。劉良註云鷓鴣鳥名。言此鳥憂毀其室則自晉唐後其以鷓鴣為鷓鴣比比然矣。按鷓鴣即快降鳥。鷓鴣即黃脰鳥。詩鳥名不易識。惟此二鳥則老稚男女無不共見共識之。而猶迷惑不自信。是非援經以正之不可矣。經解例曰解經者必以經証經。雖小物亦然。

鷓鴣鳴于垤

鷓水鳥似鶴者。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鷓就食。遂鳴于其上也。

鷓似鶴而頂不赤。項無烏帶。惟尾翼俱黑。善食魚禽。經鷓仰鳴則晴。俯鳴則雨。今第鳴垤不辨俯仰。其為晴為雨不必問也。但鳴垤為蟻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鷓就食之。則不然。禽凡短喙者能啄蟲。牙謂之嚼食。豈有大鳥長喙而能嚼及蚍蟻者。誤矣。若又名鷓雀。以舊註鷓鴣屬故。莊子稱觀雀後漢楊震傳稱冠雀。皆即此物。以古多通字。冠觀與鷓但取音同。不必有義也。乃近作字書者反槩從非之。又不能實指其所

以非字學從此反質亂矣按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
集講堂考所謂鱣即今之鱣魚一名蛇魚荀子所云
魚鼈鯨鱣者身長只餘其形如蛇故當時都講生亦
以蛇鱣名之此雖十有頊之雀不能銜一鱣況三鱣
乎且天下未聞有食魚雀也若觀雀則不惟音同兼
且有義徐氏日記曰鵠凡食魚必且觀且行因名為
鵠朝野僉載記魏光乘授左拾遺譏訕姚元之身長
而行急人目之為趨地鵠謂不觀而但趨地也則鵠
名觀雀莊子非妄稱者詩貴識名安可以顯然有據

之名而反排棄之

九鴻飛遵渚

鴻見前

小雅

四翩翩者騅

騅夫不也今鵠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騅屬

騅與隹同毛傳作夫不爾雅作鳩鵠總是一名特此
是鳩屬郭璞作鵠鳩李巡作楚鳩其餘鳩名尚多惟
春秋傳以騅為祝鳩作司徒官而杜預謂祝鳩即鵠

鳩。孝鳥也。司徒以教孝為職。與此詩比。將父將母。恰
 否。則此祝鳩是正名。若又云凡鳥短尾皆鷓屬。雖本
 說文。然反屬汎指。非詩意矣。但說文既出鷓字為祝
 鳩。而又特註曰思尤切。則此祝鳩之鷓。非凡短尾鳥
 之鷓。不讀雖而讀。筍與隼同音。救下即出隼字。旋註
 曰鷓或从隼。一以為鷓聲。同隼故。即从鷓下加一以
 造此隼字。非謂鷓即是隼也。其又曰一曰鷓字者。以
 鷓與鷓同字。而鷓鳥名。鷓與隼為類。因之鷓本讀團
 而當其書鷓則間一讀隼。故一曰鷓字以為鷓與隼。

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是冰泮二字本
 止婚之限。苟欲歸妻。必及其未泮泮無及矣。是以周
 禮媒氏以仲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謂冬月不娶。八
 春而即已踰時。因任其私奔。詩註東門之楊所云春
 盛不嫁。不待秋冬者也。乃說詩詩反說禮禮反。猶且
 堅執已說。如桃夭集註既已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
 為解。則失時矣。然又曰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夫讀
 詩當讀全篇。有華為婚姻之時。則下文其葉蓁蓁已
 葉盛。幾四月矣。況有蕢其實。則桃實蕢然。夏實者五

月秋實者七月而婚姻時乎

流離之子

流離之子

流離惡鳥名即梟名之別出者也詩註梟一名流離爾雅作鷓鴣郭註云即留離詩留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奭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案此引此以為狄雖微末終當為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衛果為秋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

不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耶但流離是梟不是鷓鴣并不是鷓鴣顧氏玉篇鷓鴣鷓鴣鳥也一名鷓離與鷓鴣之名鷓鴣鷓鴣不同

北風莫黑匪鳥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鳥本鵲屬但鵲非一色而烏專以黑為名烏即黑也惟燕烏白項稱白脰烏雅烏則腹下多白其他鮮白色故古以烏頭白為難事未聞名之曰烏而反以黑色為不祥者赤烏雖是瑞然黑烏未可災也況烏鴉

不連舉廣韻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雜白而不反
哺者則謂之鷓今純黑不白而并稱鷓已是錯誤況
純黑能反哺則孝鳥也孝鳥何惡乎或曰烏有不祥
者名曰訓狐韓詩所云訓狐夜飛者然唐五行志以
訓狐為鷓鷓則直是鷓類非鳥也然則莫黑匪鳥者
謂物莫不以類行狐行從赤鳥行從黑好我者所當
同此車耳

新鴻則離之

鴻雁之
六音

隼兒前

鶴鳴于九臯

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俱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

鶴水鳥名舊註鶴大于鵠而頂赤頸黑翼青尾白惟
鳴聲遠聞雖鳴亦稱唳禽經所云以潔唳史云華亭
鶴唳獨易稱鳴鶴在陰與此鶴鳴同臯者澤也九臯
卽九澤禹貢九澤既陂大槩舉多澤言之如九川九
淵類祇其云澤以鶴好食魚漢書亭臯千里顏註為

亭侯于臯陽中謂水涯地也

張風林曰王逸楚詞註澤曲曰臯李善文選註水田曰臯若五田呂向註臯澤也

集註凡鳥獸草木盡襲舊註而一往多誤惟此鶴則時所習見疑翼青尾白為非是遂奮改曰頸尾黑以其所見者是立鶴立則斂翼垂尻其帔黝然實未嘗揭兩翮而見其尾也明儒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調笑之曰其黑者尾耶

驥黃鳥黃鳥

黃鳥見前

正誰知鳥之雌雄

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鳥之雌雄著相似難辨何止于鳥但鳥或以首尾毛色稍為分別鳥則墨然矣故爾雅特著一辨雌雄法謂凡鳥雌雄皆辨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今既墨然則雖相掩亦誰辨之餘見前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鳴鳩班鳩也

續詩傳鳥名卷

鳴鳩毛傳作鶻鳩其稱鳴鳩者以此鳩多聲每呼則必戛其羽卽月令所云鳴鳩拂其羽者若其稱鶻鳩則世竝不解往講學龍山或謂鳴鳩非鶻鳩且謂鳩飛必不能戾天況今鳴鳩則其飛世皆見之雖不必如鶻鳩莊子所云決起卽控地者然故鳩也鳩飛安能戾天平張南士曰戾天有二鸞之戾天則迴翔天際負青雲而遙此一戾也鳩之戾天則不能扶搖偶一竄入于青霄之內決皆不及有如鶻然不見唐人試士題有出籠鶻乎其取中之詩有云一點青霄裏

續詩傳鳥名卷二

莫春園晴川全輯
張文菴風林

小宛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猪食肉不食粟

桑扈雀名一名竊脂按春秋傳農正九扈其第八扈名桑扈亦名竊脂但此桑扈有兩鳥卽竊脂亦有兩義此竊脂是盜竊之竊脂者肥也舊疏謂此鳥青色又名青雀好竊人脯肉及筍甲膏故以名淮南子所云桑扈不食粟者此一竊脂也若後桑扈篇則又一竊脂少皞九扈有夏扈竊之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

扈竊丹與桑扈竊脂同作農正則此竊字讀作淺猶
釋獸虎竊毛名號是虎之淺毛者故竊之竊黃謂淺
玄色淺黃色其云脂者以脂色正白竊脂者淺白色
也若又云有鶯其羽以身雖淺白而翅與項領又別
有文章故曰鶯言猶鶯之明綉然也此又一竊脂也
此則農正之第八扈也青雀非是也夫以青雀之好
食肉而循場以啄粟失其宜矣

舊註竊脂俗謂之青雀青雀曲食肉而他註引之或失
雀字竟以青曲之指字連上曰青雀亦誤

弁飛彼鸞斯

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呼為鴨鳥斯語詞也

鸞斯一名鴨鳥亦作卑居即雅鳥也其又名鴨鳥祇
鴨居之別出者雖鴨本音匹然非鴨也集註作鴨鳥
誤矣且此是鸞斯與詩序稱鸞斯同從來竝無稱鸞
一字為鳥名者雖斯字或本詩文然久已稱之不得
援鹿斯柳斯強爭作助詞也猶之呼天為彼蒼即不
得援陟彼崔嵬謂彼不是山嘒彼小星謂彼不是星

也向使以柳為柳斯則亦柳斯矣況鸞斯之名久無同異師曠禽經早稱鸞斯爾雅鸞斯鸞楊子頻頻之鸞甚于鸞斯即劉孝標類苑鳥部亦立鸞斯之目下此顧野王玉篇孔氏小爾雅註丁度集韻皆以鸞斯連稱而諸凡字書及較定六書者皆并以斯如鳥傍另出鸞字則以假此識字之人而思合諸書而盡廢之不亦難乎

弁與卞通漢杜欽傳以小弁作小卞而卞訓蹠疾春秋傳邾莊卞急故弁者急疾之貌禮記弁行剌剌起履註急疾也鸞斯如彼急疾者以爲飛故也集註總誤解

雉之朝雉

雉見前

匪鸞匪鸞

鸞鸞也為亦鸞鳥也

以鸞為鸞本襲舊註然不著所自則真誤註耳豈可為訓按鸞有三音分作三鳥一音淳如陳切則鸞鸞也一音荀恩允切則隼也一音團徒官切則鸞也故

以鷓作鷓當云鷓本作鷓音徒官切與鷓一類其飛皆能戾天者特鷓與鷓通字故詩亦作鷓此在毛傳爾雅廣雅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引釋甚明近作字書者反變亂字學謂以鷓作鷓是改經字相沿致誤殊不知此通字非改字也說文引詩文直作鷓鷓集韻云鷓今本詩作鷓然亦有仍書鷓字者是鷓之與鷓總是詩字與鷓鷓之改鷓鷓不同

鷓爾雅鳥屬鄭氏謂鷓類倉頡字詁謂鷓即是鷓實則鷓鷓本一類而鷓較鷓小每搏擊衆鳥必翔翔奮

視而後下之故常見其戾天舒翼相羊不搖振而乘風以行爾雅曰其飛也翔抱璞子謂鷓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則得身直翅飛鷓操所云六翮不動凝飛烟皆是也

鷓交交桑扈

桑扈見前小宛詩

鷓鷓于飛 鷓鷓在梁戢其左翼

戢左翼謂竝棲而相依也

鷓鷓屬然以其有匹又名匹鳥以雅雄鳴曰鷓雌

鳴曰鶯今人家多豢之身具五彩而首戴碧纓爾雅翼反指此為鶯鶯此謬誤者但其名匹鳥古今註云雌雄未嘗暫離止相依而飛則雙此曰于飛正言兩鳥之共飛也與黃鳥于飛不同

戢左翼不可解據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以右翼掩左翼者為雄左翼掩右翼者為雌故云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况雌

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若集註竝棲相依則茫然無謂胡突甚矣惟宋人張載有云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柯者不可見鴛鴦連蹠塌地而宿皆首尾相竝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且猶是兩翼何以右翼可防患又且鳧雁之類豢音甚多豈有當棲宿而一翼斂一翼舒

者此真宋人無稽杜撰不考驗之言此惟韓詩所解
稍可通証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
毋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于左翼此明可按者而戢
音通捷又通喙楚詞靈修既信椒蘭之喙佞兮又通
插周禮廬人矜所捷註捷為插則止一戢字而連插
喙以為文此庶于經義物理兩不相悖當世多學人
盍亦正之

張風林曰廣雅戢插也原是明白

有集維鷓

鷓鳥名

鷓雉類而小于雉走而且鳴其鳴鷓鷓然故薛綜曰
雉之健者為鷓尾長六尺漢乘與常用之或曰詩序
以車牽為刺幽王必以鷓之矯健作哲婦之刺而實
不然文華雄盛正方碩女觀春秋傳叔孫昭子聘宋
為賦車牽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而所賦及此則鷓
可知矣

有鷓在梁有鶴在林

鷓飛鷓也鷓鶴皆以魚為食然鷓之與鷓清濁

則有間矣。今鶯在梁，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

鶯水鳥，長頸赤目，身青黑色。魯都賦以鶯鶯名之，但頭頸無毛，故又名禿鶯。若又名鶯，則舊字書凡鳥部單名，槩加以鳥傍，此無足怪者。獨其與鶴較，則靈頑懸絕，何止清濁有間，祇二鳥同好食魚，而鶴廉鶯貪，亦且乖反如此。此可嘆耳。北魏崔光指鶯為饕餮之禽。

鶴見前

鶴與鵠通字。國策魏文侯使獻鵠于齊，一作獻鶴。漢時黃鵠下太液池，一作黃鶴。故別鶴操亦名別鵠操。樂府飛來雙白鶴，亦稱雙白鵠。甚至劉孝標辨命論直稱龜鶴，千秋曹景擣衣詩亦云開縕舒龜鶴。因有疑此鶴字是鵠字，以為鶯鶴不倫。惟鴻鵠鶯鶴皆水鳥一類，不知鶴亦水鳥。生淮之海州，淮南子鴻鵠鶴鶴吳都賦鶯鵠鶯鶴未嘗不並稱也。鶴鶴本兩鳥，但古字相通耳。今作字書者必彼此交訐，謂鶴即是鶯，謂鶯必不是鶯，皆拘墟眇通之言。

卷三
鴛鴦在梁

鴛鴦見前

鶯鶯黃鳥

黃鳥見前

大雅

大時維鷹揚

鷹見前

鸞鴛飛戾天

鸞見前

鸞白鳥鸞鸞

鸞鸞潔白貌

白鳥鶴也。鶴古確字。說文謂鳥之白者曰確。故孟子曰：白鳥鶴。鶴何晏景福殿賦作白鳥確。確是也。又鶴古鵠字。史秦始紀屯蒲鵠，卽蒲鵠。二邑名。而鵠卽鵠字。故詩白鳥鵠鵠。孟子作白鳥鶴。鶴是也。然則白鶴鶴，鶴可乎？曰：鶴之名鶴，以其色猶鵠之名鵠，以其聲也。白鶴鶴猶顏師古註漢書曰：鵠聲鵠鵠也。禽經曰：鵠以皓爲音，故聲鵠鵠則鶴以鵠爲色，不可曰其也。

續詩傳鳥名卷

八

鶴鶴乎則白鳥非鶴乎。

鳥鳧鷖在涇

鳧水鳥如鴨鷖鷖也

鳧見前

鷖與鳧一類一名水鴨惟蒼頡解詁謂鷖卽是鷖鷖鷖聲轉若漢書相如傳則又作鷖鷖鷖同

鳧鷖偶與公尸耳何楷作世本古義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執周禮有鷖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與考妣雖不無太鑿然猶勝杜撰之言

涇非水名若然則下沙渚何解涇涇者直流之水也

阿卷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亦傳于天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羽聲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

鳳凰舊以爲神鳥亦爲靈鳥則凡諸瑞應圖錄所云身備五彩質具五德合九苞而展六象容有其事況韓詩外傳載黃帝問天老愿言其狀似非無據但古以鳳鳥氏爲愿正非時不至故尚書舜時鳳凰來儀春秋傳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世紀白虎通皆

云黃帝時鳳凰止于東閣恐周成時未必有此且亦
祇鄭箋言之不見他書則其所云亦集爰止第泛舉
如是耳唯徐仲山日記云韓詩載天老語謂鳳生于
東方之國且夫子嘆鳳鳥不至則亦時可至者故漢
宣之世鳳亦屢見雖黃霸傳以鸛雀為神爵光武時
宏農上言鳳至辨之是鸞鳥然漢宣諸詔皆謂鳳文
章五色羣鳥四面行列嚮鳳立以萬數而光武時五
鳳竝集東觀記謂鳳高八尺五彩羣鳥竝從行列蓋
地數頃停一十七日即後周廣順二年史稱帝在乾

德殿忽報有大鳥身高八九尺朱冠彩羽熒然五色
璀璨羣鳥隨之蔽天而至集西苑帝往觀之隨即飛
去此是真鳳與京房易傳所云鳳高丈二尺山海經
所云鳳備五彩五文爾雅疏所云鳳飛則羣鳥隨以
萬數蔽天而至無一不合此要非他鳥所能託者觀
此則亦何疑于周成矣

蔡邕琴操有神鳳操謝希逸琴論謂是周成王時鳳
舞于紫庭而作其詞曰鳳凰翔兮于紫庭我何德兮
以感靈豈周時鳳來原不止鳴岐山耶尚書周云曰

我則鳴鳥不聞豈周公在時鳳未至耶

張風林曰竹書周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

公作詩與詩序合則鳳至在周公亡後耳

亦傳于天不必謂羣鳥從者亦傳天也謂鳳雖爰止

然亦翱翔耳宋玉對楚王問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

霓負蒼天

鳳凰鳴矣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鳳凰鳴與梧桐生兩物竝興故下以奉萎離啣雙承

之乃又龔舊註謂鳳凰非梧桐不棲以梧桐為鳳凰

而生必梧桐生高岡而鳳則鳴之則高岡與朝陽復

出且鳳當鳴梧桐不當鳴高岡矣此與秦符堅時長

安謠曰鳳凰止阿房堅乃植桐梧并竹數十萬于阿

城以待之不同一艾子乎

瞻為梟為鴟

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鳥又名不孝鳥舊稱梟生子以百日及子長生

羽翼則食母而飛故古以春祠用梟祀黃帝遇至日

則磔梟懸首于木。說文謂古制梟字，卽以鳥頭。桂木上爲義，懲其惡也。則此哲婦爲梟，是惡鳥，非惡聲之鳥。惡聲鳥是鴞，卽鴞鴞，不是梟。鴞與梟兩物，不得錯認。下文長舌字，以婦之長舌誣坐鳥也。且梟與鴞不連名。梟鴞自舊儒作釋鳥書者，多鴞突不能分別。每以梟鴞鴞三物混立名色，因有茅鴞、怪鴞、梟鴞、鴞鴞諸名，致名此梟爲梟鴞，別名土梟、土鴞。與下文爲鴞文相亂，而註者亦遂朦朧曰：梟鴞不知鴞爲屬另一鳥也。祇梟本惡鳥，欲絕其類，故漢儀以夏日至賜百

官。梟，養且解者云：夏至微陰始起，長養萬物，而梟害其母，因以是日殺之。乃說文又云：梟食母不孝，故冬至捕殺梟首，絕其類。許慎漢人，不應與漢儀反。豈漢制兩至皆殺梟而說不厭煩，故兩書各記其一與若史記留侯世家稱：楚梟將前，高帝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則以將兵本凶事，但執法令不顧親戚，有如梟然。此與哲婦之貽禍君親，同一比類，而用意不同。鴞似鷹，稍小，尾如舟舵，善高翔。陸佃云：古人觀魚，翼創，視鴞尾制舵，每呼嘯能致雨，并聚衆鳥，故禽經

日。鷓。以。貪。顧。以。愁。嘯。其。嘯。聲。則。每。以。丁。字。始。而。連。作。倏。倏。聲。以。終。之。亦。惡。鳥。也。但。梟。與。鷓。本。一。類。同。惡。故。連。言。之。如。楚。詞。斥。逐。鴻。鵠。近。習。鷓。梟。賈。誼。賦。鸞。鳳。震。伏。鷓。梟。翔。翔。類。然。實。是。二。物。唐。光。啟。二。年。慈。州。梟。與。鷓。鬪。相。殺。則。其。為。二。物。公。然。可。知。

周頌

振鷺于飛

振羣飛貌

鷺見前既曰振又曰飛似乎雜出故舊儒皆以振鷺

為鷺名加以鳥傍如左思蜀都賦鴻儔鶴侶振鷺鷓鷯而顧野王作玉篇直出鷺字曰鷺鷺名因之切韻集韻諸字書皆有鷺字然予謂振也凡鳥將飛必先戛其羽原與飛字無涉况曾頌有駮振振鷺鷺于飛則振鷺于飛五字依然復出註經不信經而信儒說不可矣特振鷺是奮起之振乃解作羣飛則羣飛鷺于飛恐詩又無是語耳

小筆允彼桃蟲拚飛惟鳥

桃蟲鷓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鷓鷯之雛

續詩傳鳥名卷

化而為雕故古語曰鷦鷯生雕言始小而終大也

桃蟲一名桃雀即鷦鷯又作鷦鷯俗呼黃脰鳥鳥中之最小者爾雅鳩鷦鷯皆即此物其或稱鷦鷯一字者以字書不兼出遂成單名猶鷦鷯稱鷦鷯稱鳩也第此鳥工于為巢莊子所云鷦鷯巢于一枝說苑謂鷦鷯巢葦苕問繫之以髮取茅秀為窩以麻紘之如刺襪然故又名襪雀郭璞謂之巧婦祇其所棲所食俱不在桃而名桃蟲者以喙銳如錐專剖葦

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通字耳若毛傳云桃蟲始小終大之鳥此就詩意言之乃陸璣謂桃蟲之鷦鷯能化為雕而人多不信謂物無以小化大者且世亦罕見則造物變化安問大小鳩化為鷹鷹未嘗小于鳩也若以罕見為辭則誰曾見雀為蛤田鼠為鴛者此真少所見多所怪也特集註謂桃蟲小鳥鳥是大鳥則詩祇一鳥字何得增字以立說且拚飛與物化亦不合張氏詩紀有云微物不可忽動即可慮初聞桃蟲名以為蟲耳及拚飛而始信為鳥蓋初視為鼠不

知其為虎也。此深懲乎殷遺之可患也。此又一說也。

魯頌

有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

之下

鷺見前此以鷺之振振與鼓之咽咽振即前振鷺之振言振之又振非羣飛也且祇一鷺字明是鳥名乃又因下文有醉言舞句謂是鷺羽即舞者所執之物則下文又有醉言歸句醉竝不舞此鷺將作何物耶

說詩患穿鑿如此詩集註以舞解鷺舊又有以鼓解鷺者因此詩振鷺下適有鼓咽咽句即陳詩值其鷺羽亦適有坎坎擊鼓句于是作樂府者謂楚威王有朱鷺飛翔遂以朱鷺作鼓吹曲而漢作鑿歌亦云漢初有朱鷺之瑞始以鷺飾鼓至隋書樂志且謂建鼓殷時所作不知何代又加翔鷺于建鼓之上因之作詩說者謂鷺是鼓精越王句踐曾作大鼓以厭吳及晉時移鼓建康有雙鷺破鼓飛去此皆鼓與鷺有感召者故擊鼓必值鷺鼓咽咽必舞鷺其為說非不新

異但無實証據祇以後世小說家說詩詩不受也夫以朱鷺作鼓吹曲此是橫吹又名饒吹係行軍時馬上所作第有吹竝無鼓也若以鷺飾鼓或飾鼓柱則古凡飾器何所取應禴翟不必感雉雉犧尊未嘗召牛飲也至鼓出雙鷺則無稽之談彼此不一舊會稽志又謂會稽雙鶴會飛入雷門鼓中于是鼓聲聞洛陽及雙鶴飛去而鼓聲寂然則又是鶴不是鷺將誰應焉

乃羅願無學妄作爾雅翼謂陳詩值其鷺羽不是舞

羽考工記梓人為箛簾當刻羸者羽者鱗者于其上此既坎坎擊鼓則懸鼓之簾必刻鷺羽故云值其鷺羽謂植懸鼓之箛簾也非植羽也據此則下文坎坎擊缶值其鷺翮已不可通缶器非可懸之樂翮豈非刻飾之物况箛簾但懸鐘磬竝不懸鼓若刻羽之簾則但懸磬卽鐘亦不懸者又且所刻之羽是決由鷺脰小體鷺腹一短喙局足之鳥竝不是鷺翮頌明足鷺而改作舞羽陳詩明是舞羽又改作箛簾之羽徒知改前說而不知疎陋之胸無一不錯六經何不幸

而展轉遭厄遂至如此

水泮 爾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

鴉即鴟鴞見前木惡聲之鳥周官司寇哲族氏掌覆
天鳥之巢惡其惡聲惟春晚食桑黹則變其音故毛
傳云食黹而音美大抵鴉好夜鳴每倚樹作擊刮之
聲似呼快降者有時噓嘯作咻嚶之聲似呼休留者
故一名快降鳥一名休留鳥至變音則咿唔綿長如
夢中鼾齶然故又名呼春鳥又名春哥兒哥者歌也

謂音如歌也世說張天錫為孝武所器有嫉之者於
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云桑黹甘香鴉鴉革響醇
酪養性人無嫉心正用此詩句若劉勰云鴉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則以己不識物理而反憎詩句詩
焉愛之

商頌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玄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
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

史記

卷三

玄鳥燕名以羽玄見稱與黃鳥同或曰燕名玄鳥雁
名朱鳥以去來之候各分陰陽燕以從陰稱玄鳥猶
之雁以從陽稱朱鳥不惟色也君有娥吞鳥則不經
之事在上古容有之或謂玄鳥降卽月令玄鳥至有
娥氏于玄鳥至日祠高禘生契不必吞鳥此亦以意
說詩之言

